

經苦行數載待配 冒千險萬里尋偶

紀念母親—彭賈懷貞女士

彭昭英 2024/1/25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Tgnj?usp=sharing>

我的母親生於民國八年(主後 1919)農曆三月十二日，晉(山西省)北近五台山的崞縣(現納入原平市)大牛店鎮下默都村(http://www.tcm.com.cn/shanxisheng/yuanping_daniudianzhen_xiamoducun.html)一戶賈氏大家庭中。小名福桃，學名懷貞，承接長兄懷謙之學名，在四個孩子中，排行老三。

賈氏家族自鄰近神山一村遷至下默都村已有十四代了，我們的姥爺(外公)隨兄長在張家口外從商，長年不居家，母親三歲時，姥爺在外地染疫過世。之後，上面的長兄，下面的妹妹又相繼去世，留下年輕的寡母王巧娥，含莘茹苦地獨力撫養一兒一女長大成人，當時姥姥年僅虛歲 28 而已，姥姥過世時 85 歲，一生守寡了 58 年。(詳情見【紀念姥姥—賈王巧娥老姊妹】一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Tgnj?usp=drive_link)。

在那個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一個年輕的寡婦斷不可能開口向當家主事的二伯(我們的二姥爺)索取任何生活用品。因此，母親從三歲起，就被姥姥訓練成一個伶牙俐齒，認真負責的傳話筒!因為家裏一切所需用的，小至一針一線，大至一匹布、一袋糧，都必須靠母親的三寸之舌向二姥爺爭取到手!在人眾口雜的大家庭裏，這差事兒真難如登天啊!

書包

母親六歲時，國民政府在全國積極推動女子的義務教育，特別獎勵農村家庭把女兒送入村裏的公辦小學受教育。為此，政府津貼每個女孩的父母一個月一吊錢(約三十個銅板)，並送每位女學生一個帆布書包，上面印著黑色粗體的「書包」二字。母親每提及此事，仍然鮮明地記得上學的第一天，背著書包，走進學校，坐在課桌前的神氣與滿足!

即便當時的政府如此鼓勵女子受教育，母親自年幼起又求知若渴，然而姥姥仍然認為母親天天出門上學是一件極為拋頭露面的事。因此，母親正式的教育，在背了不到兩個月的書包後，就戛然中斷了。母親晚年時，我問：「妳輟學的時候，在班上大概是第幾名？」，母親含蓄地回答：「班上好像還有另一位比我懂得更多的！」，我續問：「那位是老師嗎？」。

其實姥姥不願意母親繼續上學，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經濟的，因為姥姥倚賴母親賺錢。據母親說，她的童年幾乎都在幹活兒，從天亮到天黑，母親很少休息，除了做針線活兒，還要收集自己的頭髮，編織成髮網，賣給村子裏的婦人們作盤髻用，一個只賣一、兩個銅板！等頭髮長長了，就大把大把地剪下來，賣給商人作假髮，價錢就更好了！

由於母親從小就展露出靈巧的藝術才華，舉凡刺繡、縫紉、畫窗花等女紅，無不栩栩如生，超凡脫俗，在三村五地都小有名氣！據同村的香蘭姨姨說：「妳娘繡的兔子就像是在草地上呼哧呼哧地（狼吞虎嚥般）嚼著嫩草，魚兒就像在水中冒泡泡戲耍！」因此，為姥姥掙得不少外快，是家裏不可或缺的經濟來源！

在春夏秋冬的四季裏，母親為全家人縫製長短袖衫、單袍、棉襖棉褲等，此外，母親還用手工做鞋子，製程包括：納鞋底，做鞋面鞋墊，最後在鞋面鞋墊上繡上吉祥之物，如牡丹花、蘋果、柿子等。母親也會做各式的帽子，如男嬰滿月時戴的虎頭帽，大哥、二哥在西安出生，滿月時都戴過虎頭帽，也穿過虎頭鞋。幾乎沒有任何細活兒能難得倒母親的，不過，平日母親也樂於放下自己手中的針線，助人免費學習，也免費給家人姻親們縫製衣裳、鞋子、帽子¹等。

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

父母的婚姻是由大姥爺與大舅舅撮合而成的，當時日本侵華，山西已經淪陷了，父親也已隨學校遷至後方的陝北，母親則仍滯留在家鄉淪陷區，訂婚五年期間，局勢時而緊張，時而鬆弛，成婚的可能真是渺茫無期。此時多虧八姥爺主動表示願意在兵荒馬亂之中護送母親遠赴後方完婚，前此八姥爺曾與逃難的難民一起探路，並被日本兵捉住，強灌辣椒

¹ 我們於1996年返鄉時，母親特別領著表哥賈慧源去認他的姥姥家，拜訪了表哥的妯娌（舅媽）。表哥的妯娌一直稱讚母親的手藝雙麗（靈巧），因為母親離家結婚前，曾給他們的孩子做了帽子、鞋子等衣物，他們由衷地感激母親。

水，後又逃脫，故略知路徑，兩人歷經數月的餐風露宿，終於抵達了後方，。

母親當時年僅虛歲二十三，是一位名符其實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女，然而，她的思想、心境卻極其開放！當離開下默都村時，母親騎著一頭毛驢，頭也不回地走了，並立刻把一頭長長的秀髮剪掉，女扮男裝，以免在路上惹出麻煩。歷經數月的逃難，跋山涉水，一路由母親出面向官府要求護送的人馬，最後終於抵達陝北，與父親結為夫妻。

爾後，八姥爺又冒著生命的危險，再次返鄉，把姥姥、姪姪（舅媽）接上，再送至大後方，經過八個月的分離後，與母親終得團圓！至此，八姥爺才自覺對得起活人（我們的姥姥）和死人（我們的姥爺，他的四哥）了！我們上一代的大家庭裏濃郁的親情真比死還堅強啊！

經苦行數載待配 冒千險萬里尋偶

我們的父母親訂婚五年後，終得在陝北的秋林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A7%8B%E6%9E%97%E9%95%87_\(%E5%AE%9C%E5%B7%9D%E5%8E%BF\)](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A7%8B%E6%9E%97%E9%95%87_(%E5%AE%9C%E5%B7%9D%E5%8E%BF)))，父親的生日那天（陰曆 11 月 10 日）完婚，因此，在婚禮的禮堂上，佈置著如上的對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有大閨女從淪陷區逃出來，與換過帖子的夫婿成婚，都是一件轟動同儕社區的大事兒！因此，大夥兒傾力相助，為父母辦了一場盛大隆重的新式婚禮！

由於抗戰期間，長輩都留守家園，不可能出席兒女的婚禮，因此，在父母親新式的婚禮上，等新郎、新娘宣佈為夫妻後，年輕的賓客們就起鬨，要新郎、新娘致詞。父親先上台，洋洋灑灑地說了一番致謝感恩的話，台下叫好，父親心想可以通過這一關了吧？孰知大家又起鬨，要新娘也上台說幾句話，於是母親從容大方地走上台，用濃濃的山西腔說出她心中認為合宜的話，父親站在一旁，錯愕不已，萬萬沒想到娶進門的是這麼一位思想開放，然而雙腳卻被扭曲纏裹的新女性！

不過黃河心不死，過了黃河就後悔

父母婚後八個月，姥姥、姪姪才得自老家平安逃難至秋林與父母親一家團圓！雖說在陝北的後方有國民政府的保護，然而，窯洞裏的生活真是艱辛，夜夜與鼠類同寢，每早起床，指尖上儘是它們啃食犯案的痕跡！牆上的鈎子永遠是空空蕩蕩的，因為家裏真是一貧如洗啊！每次作飯，都是在幾塊石頭搭起的克難灶上完成的，好不容易養了一隻母雞，生下的幾隻

小雞也被空中俯衝而下的老鷹抓走了！對父母親而言，「老鷹捉小雞」可不是玩遊戲，是玩真的，是天天上演的戲碼！

在這段時間裏，最讓父母親傷心的是生下的長子，白白胖胖的，但幾天後，得了四六風（註：破傷風），皮膚在短短的幾天裏轉成紫黑，因為沒錢送醫救治，才幾週後就撒手離世！等爺爺取的名字從老家寄到父母手上，孩子已經過世一陣子了，數月後，次子也流產了，父母的傷痛可想而知。這個名字後來就成了三子的名字（彭昭恆），三子就是我們的大哥。母親直到晚年，仍然念念不忘這個長子說：「你們的那個大哥，生下來是白白胖胖，人見人愛的！」

遇到貴人—張處長

抗戰期間，物資十分饋乏，錢幣天天貶值，父親有幸經大舅舅的介紹，在同鄉張帥珏處長手下管理軍需的分配。由於父親勤懇可靠，又手腳俐落，得以將繁重龐大的任務執行得有條不紊，深得張處長的信任。至此，父母親的生活才算安頓下來，不但生下兩個男孩（昭恆、昭明），還在西安市的城中區買了一塊地，蓋了一棟房，東西兩側各有一間廂房，中間則是客廳，院子裏掘了一口井，牆角堆了比人高的煤碳，炕上積攢了好幾匹的英丹（深藍）布，身邊還有隨侍在側的勤務兵（大橫），儼然已是小康之家了（[圖 1](#)）！

母親也在此時，經張處長的岳母—趙老師母的鼓勵，第一次接觸到基督的信仰，從此開啟了我們全家信靠基督的第一步！

世事難料

八年的抗戰，終於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結束，然在舉國上下歡騰慶祝之際，國共內戰逐漸白熱化，父親在抗戰期間親身目睹了左傾同學的下場，於是決定放下西安的房產，院子裏的煤，所有的藍布匹，攜帶妻小再度逃亡。

就在此時，張處長奉國民政府之命，要搭機撤至台灣，可攜帶兩家下屬同行，張處長決定帶上我們一家四口以及孟鏡如伯伯一家五口。另外，張處長在抗戰期間細心地觀察到姥姥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緊密關係，因此破

例為姥姥也買了一張飛機票，讓姥姥可與我們搭同一架飛機逃離，這真是上帝的恩典！

當時的飛機票是用純黃金買的，小孩上機前要過磅秤，因為搭的是軍機，以載物資為主，人員為副，所以不能超載！確切出發的日期時間是軍事機密，因此，母親必須事先將貴重物品縫入衣服夾層裏，將黃金首飾裝入貼身的錢帶（money belt），一路穿戴著到了台灣，一刻也不敢鬆懈！

民國三十七年（1948）冬天，我們一家五口與孟伯伯一家自寶雞軍用機場起飛，告別了所有親人、同鄉、小勤務兵，捨棄了曾經擁有的一切身外之物，飛向一個陌生的島嶼未來！

當飛機降落在漢口中途站加油時，姥姥決定下機，去與舅舅、姪姪會合，於是，彭孟兩家繼續飛往上海，在那兒的新新百貨公司住了幾天，等待商船去台灣的基隆。

當年的上海是眾所周知的十里洋場，兩家的大人小孩都大開了眼界，第一次走進箱型電梯時，以為是房間，正在納悶為什麼房間這麼小，又沒有窗戶可以透氣時，電梯忽然開始晃動上升，讓兩家人都嚇出一身汗來，這才領悟到「彭姥姥進大觀園了」！

永不能回頭！？

在新新公司住了幾天後，終於等到去基隆的船，兩家人都鬆了一大口氣，因為這是逃難的最後一程，快要可以安頓下來了！況且兩家的老人在旅館房間裡大搞破壞，把所有的窗簾都扯下來，還用枕頭套當圍巾，裝扮成女孩，大跳澎恰恰交際舞，再這樣下去，兩家一定被告扣押，想走也走不成了！

去基隆的船是隻不大的商船，也是貨船，我們買的是三等艙的票，一路上搖搖晃晃，貨艙的空氣閉塞難聞，所有三等艙的乘客都上吐下瀉，感覺遊走在生死之間，再加上每頓的伙食都只有水煮的黃豆芽，沒有味道，沒有胃口，好不容易向二等艙的客人討到一小瓶泡菜水，也讓孟二哥（永康）迫不及待地偷喝了，因為他也嘔吐到不行，顧不得什麼「有酒食先生饌」的禮數了！

抵達基隆港，上岸後，母親與孟媽媽相擁而泣，放聲大哭，因為直覺今後再也回不了故鄉，見不上親人了！然而對台灣還是充滿了好奇，因為即使在冬天，樹木還會開花，草地也綠意盎然，與長年乾燥、四季分明的黃土高原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啊！

父母親在台北待了兩年，以家鄉古法釀造陳醋出售維生，並生下次女昭芳和么女昭英。後因父親調職，在彰化暫居十個月，於民國四十一年（1952）再遷至新竹，父親進入雍南化工廠任主計員，我們則就讀附近的附小（新竹師範學校的附屬小學）直到北上考高中、大學，才又再次搬家。

大哥昭恆暱稱新竹是一片流奶與蜜之地，是我們無憂無慮的童年故鄉，父親任職的雍南化工廠是台灣第一家用黃豆以天然發酵法釀製（岐山）味精、醬油、麵筋等產品的工廠，因此，員工的待遇優渥，福利豐厚。公司曾招待員工眷屬去日月潭遊玩數日，留下美好的回憶！父親的同事多半是來自晉北的小同鄉，眷屬們相處地十分融洽，猶如親密的大家庭。我們也開始固定在新竹市南大路上的信義會聚會，母親與姥姥先後受洗，歸入耶穌的名下。至此，多年來顛沛流離的生活，終於告一段落，這可能是母親最充滿希望的一段時期！

家書抵萬金

民國五十二年（1963）左右，我們與香港的狄觀文姨父、賈香蘭姨姨取得聯繫，得知老家奶奶、大姊昭蘭和堂哥黨恆等親人的狀況，爺爺（彭作哲）因被判為地主，在幾次的政治運動中被批鬥冤打而早逝（1951，我出生的那年），奶奶（楊氏）與堂哥被掃地出門，就連一根針線也不准帶，僅身上穿的一套衣服而已！大姊早早嫁給鎮上的姊夫（侯金珠），以避開風頭。

父親聽聞這些消息，揪心不已！從此，開啟了與老家通信、接濟的歷程直到如今！從香港的觀文姨父轉信到二哥赴美留學後接手此差事兒，再透過台灣政府指定的轉信人，至最後兩岸的三通，算起來已有六十多個年頭了！這其間，我們藉著郵件親身體會奶奶的思子之痛，臨終前，口中不斷地呼喊著父親的小名—增仁。

父親對奶奶充滿了愧疚，以致母親每次接獲老家的來信，總是在父親下班前，把信中感傷的話，用剪子剪去，佯稱是敏感的話題，不能通過陸方政府的檢視，如此，才免去父親過份的憂傷與無數失眠的夜晚。

踏上尋根之路

隨著兩岸關係逐漸的開放，周遭的親朋好友中掀起了陣陣返鄉探親的熱潮。母親終得在1990年（七十二歲）、1996年（七十八歲）、1999年（八十一歲）在二哥及我的陪同下返鄉探親了三次（圖2、圖3、圖4），見到了從小在一個炕上長大，一個院子裏玩耍的五姨，情同雙胞胎的九姨，離開家時還是小毛孩的十舅、十一舅、十二舅，還是小女孩的十姨、十一姨、十二姨、十三姨等，以及他們的下兩代，都來火車站熱烈地歡迎我們！這是母親當年騎著毛驢，頭也不回地告別家鄉時，作夢也想不到的場景！這三次的返鄉之旅，處處充滿了神蹟，以下略述一二，以為紀念。

最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大恩人—八姥爺的兒女孫輩們都事親至孝，平安健康，真是上帝有眼。此外，五姨父是傑出的地質工程師，榮登中科院院士，大表哥當上副省長，另一位表哥是忻州地區的黨委書記，八孀孀是虔誠的基督徒，與我們一同在當地的教會聚會，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母親第二次返鄉時，見著了舅爺爺的女兒—我們的桃桃姨姨。當年母親離家去後方成婚時，桃桃姨姨年僅十二歲左右，搬去和姥姥同住，為姥姥解憂解悶。因此，姥姥囑咐母親再見到桃桃姨姨時，一定要轉送一個金戒指，一副金耳環作為紀念，這個心願在1996年的夏天，山西太原桃桃姨姨的家也達成了！同時，母親也領著表哥賈慧源認了他的姥娘家，見著了他的舅媽，和表姊妹們，我們相見時都恍如在夢中，久久不能自己。

母親與父親訂婚時，彭家下的聘禮有六十塊現大洋（註：銀幣）、一個嶄新的檀香木櫃子、一對包金的銀手鐲、金戒指、各式的綢緞布匹、與數百日元（後作逃難之用）。從這些洋洋灑灑的東西裏，只有戒指和一對包金的銀手鐲隨著母親到了台灣。這三件手飾在母親第一次返鄉時，就送給素未謀面的大姊，母親交待我們說：「大姊從小沒能在爸媽跟前長大，理應得這些手飾！你們從小有父有母，已經很幸福了，不該再爭這些身外之物！」

聘禮中的六十塊現大洋，母親只用了兩塊購買針線女紅所需，其餘的都讓姥姥埋在小置房邊上的地裏。文革後，小置房整修，五十八塊現大洋被玩耍的孩子們撿到，從此，就下落不明了！檀香木櫃子，後來在十舅舅的家裏看到。櫃子裏曾滿滿地堆疊著母親親手刺繡縫製的批肩、帽子、鞋子、新娘禮服等，全是為自己出嫁時預備的。這些細軟後來都交由二姥姥接手保管，爾後，二姥姥為生活所需，陸續出賣了櫃子裏的細軟給收購古董的商人。聽忻州表哥說：「有一對繡花鞋賣了人民幣 30 塊錢！」1996 年我們第二次返鄉時，還有幾雙繡花鞋留在二姥姥的兒子那兒。我知道這個消息後，非常興奮，想徵得母親的同意，去二姥姥家，一睹母親雙麗的手藝。然而，母親不准，母親說：「我自己當年都不眷戀這些身外之物，才得拋下一切，去後方與妳爸完婚！我們這次返鄉，只會短暫的停留，老家的親人卻要世世代代留守在這裏，我們不要在他們中間製造猜忌、分爭！」母親的 EQ 如此之高，是我一生所望塵莫及的！

回饋故鄉

民國八十五年（1996）我們透過美國一個非營利組織，分別在父母親村裏的兩所學校，各成立了一個紀念他們的圖書室，並贈送一千冊有關農業、氣候、育種等相關書籍，在所有的贈書上蓋上「求真、求善、求美」的紀念章（圖 5）。當我們七月返鄉時，兩校的校長均以盛大隆重的儀式歡迎我們，為我們繫上紅領巾，小朋友們載歌載舞，上至校長，下至學生家長，無不歡天喜地，同樂同慶（圖 6、圖 7、圖 8）。

大牛堡高中的校長在慶典上，且引用賀知章的〈回鄉偶書〉來形容母親濃濃的口音：「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在下默都小學的慶典上，母親還受邀致詞，侃侃而談別離故鄉後的歷練與感想，也勉勵大家要看重教育。這個場面彷彿彌補了母親幼年未能如願完成小學教育的遺憾，也是我們第二次返鄉的高潮！

民國八十二年（1993），我趁著印第安納大學新的教育學院落成之際，以父母親的名義，捐贈一張木製長櫈給學校，放在圖書館旁的走廊邊上，長櫈前有一個金屬牌（圖 9），上刻

謹此敬獻雙親大人
彭守智 彭賈懷貞

么女昭英恭誌

以感謝父母親為我們四個兄弟姊妹的教育，一生所作的犧牲奉獻！

噢！母親

大哥昭恆給母親取的綽號是「希臘哲學家」，二哥昭明形容母親是典型傳統的舊式女子，智慧卻超越我們兩位「糊（胡）博士」（註：糊博是燒焦的意思，山西用語；糊與胡同音，因此，糊博士有調侃我們兩位洋博士之意！）。姊姊昭芳稱母親是信的母親，我則形容母親是耐人尋味的母親，因為在母親身上最突顯的特質是她的靈氣（圖 10）。

毛頭哥哥（周希誠）從小與我們一起在新竹長大，周伯伯與父親是雍南化工廠的同事，母親晚年常常受到毛頭哥哥的關懷照顧！毛頭哥哥說：「這幾年跟彭媽媽的接觸，我深感她是一位充滿才德的舊式女子，慈祥的外表下，有著過人的智慧，很隱性地在關鍵時刻發揮出來！纖細修長的十指，突破雙腳纏足的扭曲，透露出天生的靈巧。我常想，若是她有機會從小接受正規的教育，成就恐非博士兒女所能比擬！但她沒有抱怨，認命又堅強，一生中的磨難，助長了她的信心，她很努力地活過一生，很盡職地活過一生，甚至，很喜樂地活過一生！

彭媽媽在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以無比的勇氣與智慧克服萬難堅挺持家，令人深為感佩。我能夠得到 彭媽媽的教導實乃我幸。」

He Knows My Name

母親自三歲起喪父，及長，大姥爺、二姥爺以及舅舅們均負笈在外，求學或工作，與父親訂婚五年後，才得成婚。爾後，我們陸續出國唸書，歸期遙遙。母親的一生有太多的年日，活在等待中，等待親人團聚，等待兒女學成歸國。在這些孤單的歲月裏，我想唯一可以真正安慰母親心靈的是她的天父，誠如下面的這首詩歌所言：

I have a father	I have a Maker
He calls me His own	He formed my heart
He will never leave me	Before even time began
No matter where I go	My life was in His hands
[Chorus]	[Chorus]
He knows my name	He knows my name
He knows my every thought	He knows my every thought
He sees each tear that falls, and	He sees each tear that falls, and
He hears me when I call	He hears me when I call

母親的一生總結如聖經詩篇第一三九篇 13—18 節：

139:13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139:14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139:15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139:16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作我被造的肢體尚未有其一〕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139:17 神阿、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139:18 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加插的照片

圖 1



圖 1 父母親於大哥昭恆周歲時與姥姥、舅舅、姪姪合影 1945 年

圖 2



圖 2 母親、昭英與表姊張佩瑛、表哥張佩琦、賈慧源登上長城 1996 年

圖 3



圖 3 母親、昭英與堂哥黨恆、姪女美青攝於彭家老宅前 1996 年

圖 4



圖 4 母親與表哥賈慧源在老家炕上搓油麵窩窩 1996 年

圖 5

求真
求善
求美

彭守智 (增仁)
彭賈懷貞 (福桃) 圖書室
一九九六年二月廿九日

圖 5 我們以父母親的名義贈書，在書頁上蓋的紀念章 1996 年

圖 6



圖 6 母親與山西大牛堡中學的校長、老師及村長合攝 1996 年

圖 7



圖 7 母親在山西大牛堡中學受到校方熱烈的歡迎 1996 年

圖 8



圖 8 母親贈書予山西下默都小學圖書室 1996 年

圖 9



圖 9 以父母親命名的長櫈，贈予印第安納大學的教育學院 1993 年

圖 10



圖 10 好學不倦，充滿靈氣的母親－彭賈懷貞女士